

The Last Four Things

末日四物

〔英〕保罗·霍夫曼 著 郑咏滢 译



《上帝的左手》
续集
杀手托马斯·凯尔
暗黑三部曲
之二

The Last Four Things

末日四物

〔英〕保罗·霍夫曼 著 郑咏滢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日四物/(英)霍夫曼著;郑咏滢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321-5047-2

I. ①末… II. ①霍…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6626 号

Paul Hoffman
The Last Four Things

Copyright © 2011 by Paul Hoffman
Copyright licensed by Penguin Books Lt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573

责任编辑:刘晶晶
特约策划:任 战
封面设计:LIKA

末日四物

[英]保罗·霍夫曼 著
郑咏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62,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47-2/I·3970 定价:30.00 元

给我十几个婴儿，身体健康，品貌端正，在我独有的世界里抚养他们长大，我敢说，从里面任选一个，无论他的天赋或喜好，秉性或能力，也无论其祖先的职业与种族，我都能把他训练成我所希望的任何一种专才——医生、律师、艺术名家、商业巨匠，甚至，是的，甚至是乞丐或者小偷。

约翰·华生，《1925 心理学》

我像天使一样战斗。

威尔弗莱德·欧文

序

想象一下。一个年轻的杀手，稚气未脱，小心翼翼地仰面藏在弗伦布洛萨河滩边葱郁浓碧的芦苇丛中。他已经等了很久，但是他耐心异常，仿佛他所等待的东西甚至比生命更珍贵。他身旁放着一把弓箭。箭尖裹着一层黑铁，那锋利的模样看似只要距离够近，定能穿透任何昂贵甲冑。不过，今天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年轻人等待的并非是需要他血刃当场的歹徒，而仅仅是一只水鸟。阳光愈发浓烈。这时飞来一只天鹅，翅膀掠过一群乌鸦，轻轻落在水面，仿佛画家手中的水笔，流畅而美丽。乌鸦呱呱鼓噪起来，像是抱怨造物主的不公。灰暗的水面雾气蒸腾，天鹅优雅地游过水面，却丝毫没有破坏此时的静谧。

突然，锋利的箭倏地射去，划破她身旁的空气，仅差几英尺却未射中。她飞身离开，白色身躯包裹着力量，优雅地直冲空中，堪堪逃离突发的危险。年轻人悻悻地站在原地，眼看着天鹅飞走。

“下回我一定逮着你，你这个狡猾的丫头！”他大叫着扔掉弓箭。在所有杀人武器中（刀、剑、胳膊肘甚至牙齿），弓箭是他唯一没能掌握的一样，却也是让他破碎的心能够痊愈的唯一希望。但甚至那时他也没能做到。因为尽管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在他的梦中他都不能射中二十码开外的谷仓大门。他醒过来，闷闷不乐地想了半个钟头。现实生活一般颇为照顾亡命徒的敏感神经，可即使是其中最冷硬无情的人——显然托马斯·凯尔可算作其中之一——都会在噩梦中被毫无顾忌地嘲笑。接着，他复又沉沉睡去，睡梦中再一次出现了点缀在弗伦布洛萨小河边的秋日落叶，那对白色的翅膀以及疾劲的空气。

第一章

《死亡天使托马斯·凯尔之歌》在救赎者信仰宣传部出品的诗文中排名倒数第二。该机构作为救赎者的喉舌，其翻覆云雨、弄假成真的能力天下闻名，以至于之后普通老百姓对他们的任何说法都没有半分质疑。

第四十七卷书

醒来吧！夜幕下太阳升起

让我们看见了

上帝的左手。

他的名字叫凯尔，全身充满伟大的力量，

死亡天使誓不放过

那些想谋杀教皇的叛党。

攀着绳子凯尔离开圣殿，

为了保护教皇他假装逃亡，

离开了宁静温暖的殿堂。

他假装背叛了导师博思科，

也只是为了保护教皇。

在罪恶渊薮的孟菲斯城，

他救下了一个公主，冰雪般的美娇娘。

她只想俘获他的灵魂，满怀欺骗欲望，
可当他说出“不！”她只想见到他的死亡。
她的父亲早就密谋推翻教皇，
攻击救赎者只为野心张狂。
但那西尔伯利山一役，
凯尔、普林赛普斯和博思科给他们痛击，
孟菲斯帝国顷刻间覆顶灭亡。
博思科和凯尔重回故地，

只为将离经叛道的敌人杀光，
也为了我们今日继续祈祷的神父与教皇！

人们大多都相信载入史册的事件往往会染有史官的个人偏见。历史慢慢变成传说，所有的事实变得模糊，只不过对于说故事的人，他们的利益并不会有任何损害，即使在若干年后这些利益也变得莫衷一是。最终，或许在几千年以后，所有的好心、恶意，所有的谎言、真相都渐渐融为一体，变成了神话。神话里充斥着无尽的可能性，任何事会是真也会是假，却无论怎样都不再重要。不过，不得不承认很多事情在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偏离真相，甚至在太阳还没落山之前就已经变为神话。上文引述的打油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所记录的事件从发生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人们已经不辞辛苦地试图让其流芳百世。那么就让我们一行行重温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托马斯·凯尔被带进救赎者圣殿之时，只有三四岁光景（没人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也没人愿意深究）。他刚进去的时候就被博思科神父挑中。博思科在这个神秘教派中担任神父一职，他的名字在诗里出现过两次，绝不仅仅因为他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毕竟，我们不能简单相信，一切的一切只是源于个人的虚荣或野心。

救赎者向来笃信人性本恶，这已经使得他们臭名昭著。可让他们

更加声名狼藉的是他们从不放弃通过武力征战传播这种信仰。他们的神父从来都是被训练成为战士,甚少真正布道。其中最聪明最虔诚的(这种说法在救赎者神父中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容易颠倒视听)则负责在被其征服的城邦里推行正确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其他人则成为救赎者的军事储备力量。在林林总总的宗教训练营里,他们接受残酷的训练,少有人能幸存(偶尔一些运气好的能被派去干些轻松活儿)。其中最大的一个训练营就是圣殿。事实上,凯尔正是在那里被博思科挑中,成为了他的私人助修士——如果说这是一种偏爱,恐怕也只有最坚强的孩子才有福承受。凯尔十四岁的时候(或者十五岁),已经变得冷酷无情、精于谋算,你绝对不会愿意在漆黑的巷道里或任何其他地方和他碰面。如果说他还仅存一丝生气,只为两个原因:一是他对博思科的彻骨憎恶,再就是他对其他所有一切的漠然态度。虽说凯尔一向运气不佳,可是更倒霉的事情发生了:他在某个错误的时间推开了一扇错误的房门,不幸撞见训导神父彼卡博正在解剖一个一息尚存的年轻女孩儿,而且显然很快就要对旁边另一个动手。在同情与震惊之余,凯尔选择了袖手旁观,只轻轻地带上门离开。但是,仿佛是一瞬间的疯狂,虽然凯尔至今都后悔不已,那个等着被开膛破肚的年轻女孩儿的眼神让凯尔决定回头。之后的打斗中,凯尔杀了据说是教皇的第十顺位继承人的彼卡博。就救赎者的一向传统而言,凯尔的命运,不用说,一定跌宕起伏。

逃离圣殿如果真的是易如反掌的话,凯尔早就一去不返。正如《托马斯·凯尔之歌》所唱,他的确借助了一条绳子,可是所谓的暗杀教皇的阴谋却纯属虚构——不过是博思科为了掩盖助修士逃离的借口,尤其是他还想找回来的助修士。这个借口当然也与彼卡博令人作呕的勾当毫无关系。诗里没有提到的则是同凯尔一起逃走的还有三个人:他救下的女孩儿;在圣殿里他唯一不太厌恶的另一个男孩儿含糊亨利;还有像其他人一样怀疑和厌恶他的克莱斯特。

凯尔在长期训练之下锻炼出的智慧帮助他挣脱救赎者神父的追捕，可他一贯的坏运气导致四个人在孟菲斯城外撞到了马特拉兹骑兵巡逻队的手里。孟菲斯城灯红酒绿，富庶繁华，堪与巴黎、巴比伦甚至索多玛媲美。这点在那首真假参半的歌谣里也有唱到。在城里，四个人引起了宰相维庞德大人的注意。宰相狡猾的兄弟伊德里斯·普克，出于说不清、甚至他自己也道不明的原因，竟然喜欢凯尔，并史无前例地对他心生仁慈。

可是想理解凯尔，那仅仅一点仁慈远远不够。凯尔的多疑与敌意让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很快就会憎恶他，从马特拉兹一族人见人爱的男孩科恩，到美丽的公主阿贝尔·马特拉兹。阿贝尔别名又叫天鹅颈（所以在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个残酷梦境中看到主人公憎恨的对象是一只天鹅实非巧合），她的父亲正是掌管着堪称日不落帝国的马特拉兹王国。但是，凯尔是博思科训练出来的完美斗士，自然不会不顾性命地处处好勇斗狠。而且毋庸置疑，像凯尔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不拜倒在阿贝尔·马特拉兹的石榴裙下，即使她对他没有一丝好感。她一直都觉得凯尔不过是个恶棍，甚至被他从令人发指的恶行（他的敌人事后宣称当时不过是虚张声势）中解救出来之后都没有改观。克莱斯特曾经半开玩笑半抱怨地说过，哪里有凯尔，哪里就有葬礼。这个说法之后广为流传，如今伊德里斯·普克更是深有体会，因为他恰恰目睹了凯尔在解救阿贝尔时冷酷的杀人手法。但是，异域风情总是容易勾起年轻人的情思，所以在诗歌里出现了可爱的阿贝尔试图引诱凯尔的说法。当然，事实上根本不曾出现什么引诱，如果引诱的含义是蛊惑不情愿的人。而且从他嘴里从未吐出一个“不！”字，或任何类似的话。她当然也从未买凶杀人——克莱斯特后来读到这首诗之后开玩笑说，她根本没这必要，因为想杀凯尔的大有人在，且分文不取。

诗中唱到阿贝尔的父亲谋求推翻救赎者，同样也是虚构。所有的阴谋皆是因为博思科想找合适的借口指使他的手下发动战争，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把凯尔带回圣殿。不过世事往往不会按照预计的轨道发展。博思科的军队在普林赛普斯将军的指挥下疾病蔓延，溃败不堪，最终被多于他们十倍兵力的马特拉兹军队围困在西尔伯利山。凯尔旁观了之后的战役（出于非常复杂的原因，他为敌对双方各自提供了战斗计划）。整场战斗场面混乱之至，成为战争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

出人意料的是，博思科最终征服了孟菲斯，天下尽在他脚下，只除了一样他最希望得到的：托马斯·凯尔。但是博思科很早就染指了孟菲斯城里的非法营生，这些生意都在一个叫野兔凯蒂的大佬控制之下。凯蒂知道凯尔冷硬的内心已经对娇美的阿贝尔动了情，而他也知道，假以时日，阿贝尔对这个奇特的男孩儿也会情不自禁——凯蒂常戏谑地想，两人的感情真是好比温室之花结出的奇葩。让博思科更高兴的是，他的手下抓到了秀美的公主。所以博思科一到孟菲斯城就开始施展他对人性的精准拿捏——无论秀丽的公主多么聪慧，与他却无论如何无法相提并论——一面以摧毁整座城池威胁她放弃所爱，另一面却又无比真诚地保证绝不会伤害凯尔。最终，她背叛了他——如果这真是背叛——虽然很难说她是否也良心难安。为了能救下含糊亨利和克莱斯特，凯尔选择了自首，到头来痛苦地发现原来自己是被最爱的女人出卖给最恨的敌人。到这儿就是那首《托马斯·凯尔之歌》最后几行叙述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漫步在荒野，双重仇恨狠狠撕扯着内心：一是因为他曾经最爱的女人，二是为了更为熟稔的博思科。同时，博思科对他又坦白了一件事儿，让他更为震惊。博思科劝他别再为自己难过，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普通人，所以既不能去爱也不能去恨。正如诗歌里一再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正是死亡天使，而如今他应该开始履行上帝赋予的使命。

以下皆为事实。

虎山算不上最高最险的山。世上还有许多山，单单那骇人的高度、

可怖的悬崖就已经能让所有接近的生物脚底打颤。但是说到能给人带来愉悦灵感、让人神清气爽的地方，虎山绝对数一数二。宛若遗世独立般，锥形的山峰从周边绵延辽远的泰米蒂克平原上拔地而起，五十英里外就能看见其鬼斧神工般的凜然山形。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甚至是最目空一切的阿克何纳托或奥兹曼迪亚斯，敢说自己能造出如此宏伟的高山。走近些，就会发现它的壮观超凡脱俗，比最伟大的金字塔甚至要更宏伟千百倍。不难看出为什么不同的信仰不约而同地认为这里是上帝与人类直接交流的所在。正是在虎山山顶，摩西接受了刻有六百十三条戒律的石板。也正是在这儿，带领基列人大败亚扪人凯旋而归的耶弗他在祭坛上亲手割断了独生女的喉咙，只因他曾向上帝许愿，只要能取胜，就把回来后第一个向他问候的人献给上帝。她并没有反抗，可是直到最后一刻，悲惨的耶弗他仍希望能得到上帝的眷顾，放过自己的女儿——他盼着来自天堂的声音或送信的天使能告诉他，一切只不过是上帝对他忠诚的严峻考验。但最终，耶弗他独自一人回家。还是在这儿，雪线之下的山顶，受到上帝指使的魔鬼为救世主展现了人世间的版图，承诺让他做此间的主人。

另一方面，一向不甚笃信宗教的蒙塔纳人世代居住在虎山，迄今已有八十余载，他们把这座山称作大皋丸。凯尔跟着博思科和三十个卫兵一路上山时，心中忍不住猜测个中缘由。

凯尔现在的情绪可谓是糟糕透顶，他心中遭受的痛苦用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表达。一想到要再回到圣殿，他就即刻陷入沮丧。转念再想到阿贝尔·马特拉兹的背叛，更让他痛怒交加。人们都把阿贝尔叫做天鹅颈，她的娇柔与优雅无需更多言语形容——更不消说她柔美修长的双腿，夺人呼吸的小蛮腰，诱人的胸部曲线（她的胸部真可谓傲人得丰满）。她根本就是一只化了人形的天鹅。凯尔在脑海中一遍遍想象自己如何扭断她的天鹅颈，再让她神奇复活，然后再让她死去，周而复始——这一次残暴地扭断，下一次则是慢慢扼紧，之后再挖出她的心

肝，扔进火堆，最后还要在残灰中翻找一番确定全部烧尽。

离开孟菲斯城两个礼拜，他一次都没开口，甚至当队伍在疮痍地开始朝圣殿反方向行进时他都没问缘由。博思科为了息事宁人，宁愿他暂时不要说话。不过他还是低估了凯尔保持沉默的能力，最终忍不住先行打破了两人间的沉默。

“我们这是向虎山前进，”博思科率先开口，语气温和，甚至略带仁慈。“有些东西你得看看。”

人们也许会觉得，当一个人心中盈满对某个敌人的彻骨仇恨时，很难还有剩余精力再如此憎恨第二个人。这话不错，不过说到憎恨，凯尔的心绝对是由最坚固的材料制成的，空间也够大：他对博思科的憎恶只不过是炉火上暂时移开，放在旁边的炉渣上慢火炖着，随时准备再放回去继续烘烤。不过，虽说凯尔现在仍旧满心仇恨，可是也忍不住奇怪，博思科的态度怎么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博思科对他就好像驱使一艘暴风雨中的小船——残忍无情，从不松懈，从不给他任何休息的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常常揍得他鼻青脸肿。教完了就罚，罚完了再教，直至两者变得再没有区别。可现在，他的态度克制温和，甚至带着一丝亲切。到底是什么缘由？他偶尔抽空从谋杀阿贝尔·马特拉兹（乱棒打死，五马分尸，或者在某处高山湖泊里把她淹死）的疯狂念头中摆脱出来时，会想到这个问题，却始终不得其解。虽然凯尔的灵魂深处好像有一把斧头在砰砰地砍斫，可他仍然时不时注意到他们行走的平原独特的地形。忽然，他恍然大悟，虽然一点不觉得好笑——他实在没那个心情。现在他知道为什么这座山又叫大皋九了。三十英里之外的山形变得平缓，慢慢和山脊起伏的平原融为一体。河流纵横交错地从平原上穿过，甚至绕到了山峰背后。离得这么近，仿佛一只小跳蚤辛苦穿过大巨人的腹股沟。

虽然山路并非十分陡峭，但若不是蒙塔纳人在山脊上建造的羊肠小道、填平的沟壑，他们想在这迷宫般的平原上行进肯定困难重重。蒙

塔纳人这么做并非故意亵渎神山，只不过是谋取山中的盐矿。在过去八十年中，他们对救赎者最神圣的地方为所欲为，在这里挖出蛛网般错综复杂的地道。结果，当救赎者从长期宗教内战中恢复生息、重新崛起之后，他们用蒙塔纳人全族人的性命抵债，男女老幼，一个不留。

穿过大皋丸，山路渐渐变得陡峭。尽管虎山很高，却并不难爬。只是平原上布满一个个小洞，都是通往地底三十到一百英尺深的盐矿入口，只不过早已废弃罢了。凯尔依旧情绪低落，不过他仍然忍不住被神山的奇特景致吸引。尽管这里并没有悬崖峭壁，山路却变得愈发难行。很快他们不得不下马，牵着马穿过崎岖小路。最后，他们来到一处狭窄关卡，前方即是石墙高企。

天色还早，不过博思科还是让手下人就地扎营。他转身面向凯尔，第二次直接对他开口。

“他们待在这儿，我们还得继续。有些东西你得看看，还有些事儿我们要摊开说明白。从山上回来的唯一通道是这个关卡，所以如果你自己回来了，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缓缓地丢下这句警告，博思科转身穿过关卡，凯尔紧随其后，一直保持在博思科身后十码的距离。他俩大概走了三十分钟，直到一处二十英尺高的石架，停了下来。架子一侧正是一个样式简约却十分精致的石质祭坛。

“那儿就是耶弗他履行对上帝的承诺、牺牲自己独生女的地方。”奇怪的是，博思科的语气听不出丝毫谦恭。

“那我猜旁边的污点该是她的血吧，”凯尔回答，“她肯定被灌了什么强药——都过了一千年还能看出来。”

“有上帝，一切皆有可能。”他们对视了一会儿，“没人知道他究竟在哪儿杀的她。这个祭坛是为了那些虔诚信徒而造。有时候，他们中一些人被允许在耶稣受难日过来——第二天就会上来一个油漆工，重新刷上一层漆，等到来年这个时候就不会显得太新了。”

“这么说那不是真的喽？”

“什么又是真的？”他说完，并没指望对方回答。

两个钟头之后，他们离雪线只剩五百码的距离，再向前爬就能到达直接与上帝对话的山顶。可是博思科没再往前。他转过身，沿雪线绕山顶前进。虽然他们没再向上攀登，可稀薄的空气仍然让行进十分困难。凯尔的头开始疼起来。他跟着博思科来到一处断崖边，突然不见了博思科的踪影，下一刻再见到他却吓了一跳。博思科正站在一处伸向半空、好似一座断桥桥头的悬桁上，热切地望着他。

“这儿就是当年撒旦用统治全世界引诱救世主的地方。”他盯着凯尔，“我希望你跟我走到那儿去。”他指指悬桁的尽头。

“你先走。”

博思科微微一笑。“我的命在你手里，你的命也在我手里。”

“未必。”凯尔答道，“别忘了下面还有三十个卫兵，个个都心怀歹意。”

“不错。但是难道你认为我兜了这么个大圈子，只是为了把你从山顶扔下去？”

“我根本没兴趣揣测你的心思。”

要是在以前，博思科听到凯尔如此不敬，一定会狠狠教训他一番，而凯尔也不敢反抗。所以就在此刻，凯尔虽然很难用确切语言表达，但他切实意识到在过去几个月里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能拒绝吗？”

“我无法强迫你，也不打算试。”

“但你会让人杀了我。”

“老实说——不会。但是无论你怎么痛恨我——想到这点我就痛苦万分——你现在应该知道，我和你是一条船上，再也不能分离——我想当时我们离开孟菲斯城时，这是你对阿贝尔说的原话。”

或许博思科心里明白，他此时命悬一线。不过即使如此，他也没表

现出分毫。然而，他的语气里透出一股焦虑，凯尔无法理解的焦虑，迫切希望别人相信自己、希望被理解却又担心不被理解的那种忧惧。博思科接着说道，“而且我还想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父母的事儿。”说完，他走向花岗岩的悬桁边缘。不出博思科所料，凯尔听了他的话非常震惊。凯尔根本无法理解母亲和父亲这两个词的含义，就好比从小生活在内陆的人无从想象大海的雄伟，所以如果突然有人告诉他们，翻过山就能看见大海，他们会作何感想？凯尔走向悬桁，比博思科更加谨慎——他并不恐高，但也谈不上喜欢。况且真正站在悬桁上面，比远远看着更能感觉它的脆弱。他慢慢朝博思科走去。而博思科则神情自若地站在悬桁上，好似正站在圣殿的训练场中央。他向凯尔招招手，让他站在自己身边几英寸的地方，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凯尔的眼光投向远处，感觉自己仿佛飘荡在天空中，心脏怦怦直跳。眼前的景色更让他瞠目结舌：抬头只见湛蓝的天空绵延数里，低头则是一片黄土，延伸到远方地平线，两者融为一道紫色的弧形。那感觉就好似整个世界都尽收眼底，而不仅仅只是五十英里的平原。博思科默默地看着凯尔对眼前的景色大为惊叹。过了好一会儿，凯尔看向他。

“怎么说？”

“首先——你的父母。我听到些流言……”他微微一顿，“……是在你在孟菲斯城杀了所罗门·所罗门之后不久听到的。”

“他那是罪有应得，尤其和你让我杀的那些人相比。”两个人之间的共同回忆有如噩梦，那则是最可怖的一段。博思科深信凯尔的杀人天赋是上帝的赐予。他却从没想到，被迫同六个身经百战的流氓士兵搏命厮杀会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儿造成怎样的心灵创伤，无论他成熟还是稚嫩。

“只要一想到你深陷险境，我无时无刻不在忐忑不安。”乍听上去，这不像谎话。刚开始他发现这个男孩儿的杀人天赋时的确欣喜若狂，那种天赋只能是上帝恩赐的佐证。可后来，当那六个人被杀死后，博思

科开始意识到，上帝也许憎恶他寻求证明的狂热，甚至会惩罚他的冒失，因为凯尔很可能会受伤。也正是认识到自己的轻率，博思科突然开始为凯尔担心，所以才停止了那场厮杀。

此时此刻凯尔忍住没有把他扔下悬崖，并不出于克制，而更出于惊诧。这个人曾经为了随便一个借口，甚至没有借口，就会把他打得半死。可现在，他竟然用能够穿透任何坚硬心灵的亲切语气表达对他的关心。但是凯尔的心依然丝毫不为所动。他没有立刻取了博思科的命，只不过是因為他的好奇心超越了憎恨之情。况且还有三十个魔鬼般的卫兵等在下面。

“你听到什么流言？”

“你杀了他以后，有流言说当年你还在襁褓里的时候是被救赎者神父从孟菲斯城主的一个近亲家带走的——也就是说，你姓马特拉兹，出身显赫。”沉默可以令人感觉尴尬吗？也许如果当时你站在悬桁上，你就会相信绝对可以。

“是真的吗？”凯尔的声音几不可闻。接着两人继续陷入沉默。

“当然不是。你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

“你把他们杀了？”

“没有。他们把你卖给了我，兴高采烈地换回六便士。”

凯尔听罢，哈哈大笑起来，反倒让博思科吃了一惊。

“我还以为你会失望——我是说马特拉兹那回事儿——可难道你觉得自己被卖了六便士很有趣？”

“我觉不觉得有趣和你无关。我们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博思科转过头，望向脚下广袤的平原。

“当上帝决定创造人类，他从他的第一个伟大作品天使撒旦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用这根撒旦的肋骨，他从尘土中创造了世上第一个人类。可撒旦对上帝趁着他熟睡、不问他的意见而取他肋骨的事儿心存不满，犯上作乱，最终被赶出天堂。然而上帝的心底仍然存着对人类的

同情，毕竟他们由一个逆臣的肋骨制成都是他的错。也正因为是上帝自己的错误，他派出了许多和他一样的先知，希望能拯救人类，引出他们的善。最后他绝望之下，甚至派出自己的儿子。”博思科微微转身，脸上布满敬畏之情，眼里饱含泪水。“可他们却吊死了他。”

他又沉默了两三分钟。“一千年来，上帝一直在为这彻骨伤痛而郁郁寡欢。多么慈爱的上帝啊！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遍遍在脑海中重温人类的善良、淳厚，可他总是能听见、看见崇高的神性与卑劣的人性之间令人无法容忍的冲突。这都是他的错，因为慈爱而犯下的致命的错。”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脚下令人炫目的景致，又沉默片刻。等他再开口时，他的语气更加和蔼、理性。

“人心很小，却欲望无限。人心的大小甚至不能填饱狗的肚子，却又嫌整个世界都不够大。人类不放过任何一样生灵；他们为填饱肚子杀戮，他们为遮羞蔽体、装饰自己杀戮，他们为进攻为自保杀戮，他们为教导也为娱乐杀戮，他们为杀戮而杀戮。他们掏出羊肠，只为拨响自己的竖琴；拔去狼牙，琢磨成精致的艺术品；拔去象牙，为他们的孩子做成玩具。”

博思科转向凯尔，双眼闪烁着爱与希望，好像一个溺爱的父亲拼命想让他最爱的孩子理解自己。

“人类无所不屠，可又有谁能结束他们？你！你就是人类的终结者。你将把整个世界变成最宏大的祭坛，所有的生灵必须被牺牲，没有终点，没有限度，没有暂停，直到万物皆灭，直到罪恶消亡，直到死亡的死亡。”

博思科给了凯尔一个宽容、理解的微笑。

“你为什么会做如此可怕的事？因为这是你的天性。你不是人，你是上帝的愤怒的化身。也许你作为人的那部分希望你不是这样。你想去爱，想对别人仁慈。可是在你内心深处你知道那些都不是你。这就